

西域丝路八卦城

□ 宋伯航

在西部新疆伊犁特克斯县,以独特《易经》布局筑城,真实呈现“八卦”玄机理律,民间得名“八卦城”,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建筑正规、卦爻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八卦城,享誉海内外。

特克斯八卦城是我国古丝绸之路、现今“一带一路”通向中亚、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重要节点,地处新疆天山北麓西隅的特(克斯)昭(苏)盆地,坐落在伊犁河谷乌孙高原上。“特克斯”准噶尔语意为“野山羊多”,蒙古语音译为“原野水源纵横”。其东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,南扼南疆拜城县,北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,西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国交界的昭苏县。八卦城被特克斯大阪、喀拉峻大草原、乌孙山所襟抱,向西开阔处由发源于昭苏县境内号称“天山之父”汗腾格里峰的特克斯河绕城而过,有山秀、草丰、隘峻、水氲的神秘之美。

八卦城建于1939年,据《周易》八卦“后天图”设计。县城呈放射状圆形,面积8平方公里,以占地26亩的八卦公园为轴心,向外辐射乾、坤、震、坎、艮、巽、离、兑八条大街,并以四条环路相连。布局上有《易经》的64卦、386爻。县城以中心八卦文化广场为太极“阴阳”两仪,按八卦方位以相等距离、相同角度如射线般由里向外延伸出八条主街,每条主街长1200米,每隔360

米设一条连接八条主街的环路,由中心向外依次共设四条环路。一环路环绕中心八卦文化广场,路的外侧是商铺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筑群,楼宇呈均匀的梯形状首尾相接;二环路两侧主要分布的是行政企事业单位,建筑密度较低,楼房被绿荫遮掩;三环路 with 四环路之间,则是城镇居民小区。其中,一环八条街,二环十六条街,三环三十二条街,四环六十四条街。这些街道按八卦方位形成了六十四卦,充分地折射了64卦386爻的易经数理。为不使人迷路,各街都放置有方位说明牌。纵观整个县城呈放射状圆形,街道布局宛若神奇迷宫,路路贯通、街街环连。

据《特克斯县志》记载,特克斯八卦城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,道教全真七子之一、龙门派教主“长春真人”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,前往西域向大汗指教治国扶民方略和长生不老之道。丘处机历时三年游天山,被途中的集山之刚气、川之柔顺、水之盛脉为一体的特克斯河谷所动,便以此作为“八卦城”的风水核心,确定了坎北、离南、震东、兑西四个方位,便形成了特克斯八卦城最原始的雏形。

在700余年后的1936年冬,精通“易”理的盛世才岳父邱宗浚调任伊犁屯垦使兼警备司令后,亲临特克斯查勘时发现了这一雏形,亲自设计了八卦城图,并召集4个

千户长及著名阿訇商议选迁城址大事。1937年春在克孜勒库热择定新城城址,丈给地基,绘制城图,逐令迅速建设。1938年,各类公私用房开始在县城动工兴建,此值伊犁惠远人班吉春(锡伯族)任特克斯县长,他请来俄罗斯水利技术员按图纸设计测量,打桩放线。由于没有线绳,班吉春指派专人从商铺中购来成捆的布匹,撕成布条,连结成长长的布条绳线,然后再用20头牛拉犁犁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。

游览特克斯易经公园,跨过两扇硕大的朱红大门,便进入了易经公园,人眼便是创作、完善周易三大圣人之一的周文王铜像。铜像高4.25米,重达2吨,纯铜浇铸,蕴含周易八卦文化内涵的大型基座,底座是平面太极图,基座下的青石板有天干地支64卦12属相,基座镌刻有“周文王”“自强不息”“厚德载物”和“文王记”,均由国内书法家题写。看着周文王铜像洞察天机的深邃惠眼,让人想到我们的祖先仰望天文、俯视地理,远猎尘物、近取诸身的智慧和先见之明。据《史记》载:“西伯,囚狱里,演《周易》。”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于囚狱期间,推演六十四卦、并创作了“卦词”。后来又与他的儿子周公一起创作了“爻词”,于是形成了留传至今的《周易》。

《周易》以八卦为本,依其卦之性质配以方位。易学分“先天学”和“后天学”。先

天学者排列八卦方位,依伏羲之方位说,名曰:“先天图。”后天学者排列八卦方位,依周文王之方位说,名曰:“后天图。”先天之体,乾南坤北,离东坎西,兑居东南,艮居西北,震居东北,巽居西南,阴阳老少各以类合。此伏羲之方位图,易之本也。后天之用,出乎震、齐乎巽、相见乎离,致役乎坤,说言乎兑、战乎乾、劳乎坎、成言乎艮。此文王方位之图,易之用也。先天之离东坎西,像日月之出卯入酉;后天之离南坎北,像日月之正子午。先天非后天,则无以成其变化;后天非先天则不能以自得。查历代方位定向,多依后天图说,因此,周文王的后天八卦在民间影响深远至今。

走进八卦城文博院展览馆,作为《易经》八卦文化和名家书画作品的陈列、观赏点。据展览馆工作人员介绍,近年来,易学、儒学、道教、佛教、书法、美术等方面的国内外专家名人纷纷前来“八卦城”考察指导,留下了珍贵的墨宝。

八卦城,是一座体现周易文化内涵和八卦奇特奥秘的文化圣地,是一部把《周易》八卦学说与城市规划实践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,有着旷世十分珍贵的建筑研究、历史考证和旅游价值。八卦城是活的诗,立体的画。正所为“借问仙境何处觅,牧童遥指八卦城”。

慢煮时光话浅冬

□ 王芳

当深秋的韵味还徘徊在空气里,浅冬便已悄悄地探出头来,就像一位初长成的少女,轻盈、含蓄,带着她特有的淡雅和斑斓,把美丽的色彩洒向人间。叶黄、松翠、月白,这些诗意的色彩在浅冬的浪漫里被赋予了别样的风情和韵味。

“闲庭独坐对闲花,轻煮时光慢煮茶。不问人间烟火事,任凭岁月染霜华。”如果能在这样的浅冬午后,坐在温暖的阳光里,时光慢慢地走,煮一壶清茶,让心慢慢地沉浸于香茗之中,细细品味,把人间的悲喜慢慢地消融,静静地看四季更迭,享受岁月的静美和安然。

冬天是缓慢的,它没有了万物的喧嚣,也没有了春夏的热烈。人们都放慢了生活的节奏,慵懒地享受冬天。汪曾祺曾在散

文集《慢煮生活》中写道:“我以为,最美的日子,当是晨起侍花,闲来煮茶,阳光下打盹,细雨中漫步,夜灯下读书,在这清浅时光里,一手烟火一手诗意,任窗外花开花落,云来云往,自是余味无尽,万般惬意。”曾有一首禅诗中也写到: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如果心中没有忧愁的闲事去烦恼,一年四季都是人间的好时节。

记得儿时,生活单调而清贫。深秋刚过,母亲会在屋子里支起一个小火炉。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,母亲拿出秋收的黄豆和花生,放在炉盖上翻烤。不一会,满屋子就飘出了黄豆和花生仁的香味。把黄豆粒或者花生仁丢进嘴里,咀嚼起来,那个香啊!有时候,豆子还会“砰”的一声炸开,蹦

出好远。年幼的妹妹会被逗得咯咯大笑。

童年的美味,不止用炉火烤豆,地瓜、土豆、水糟粿、玉米粒……母亲还会在炉火上炖上一道故乡的“杀猪菜”,屋外雪花飞舞,小屋里火炉上“咕噜咕噜”炖着菜。一家人围炉夜话,边吃边说笑,那热气腾腾的画面,至今想起倍感幸福与温馨。如果把冬天的生活比作烹饪,那么一定是适合小火慢慢炖煮吧。

冬天还适合围炉夜读,母亲会教我读书识字,给我讲许多哲理故事。孔子言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《诗经》是母亲教我学会说话的第一部诗歌集,“有一女子,如沉鱼落雁,闭月羞花。螓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“有一良人,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。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

随着年龄增长,人生阅历慢慢增加,才懂得母亲教诲的道理,若是一个人脸上始终面带笑容,即便是年华老去,也依旧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温润如玉的人,即使自己见过世上最深的黑暗,却依然给别人以光亮。当我们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,仍然热切地热爱生活。

岁月如歌,生活如茶。是坚强而又乐观的母亲教会了我,无论在什么情境下,只要用心,都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,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

时光如水,悄然划过。我喜欢慢煮的冬日,怀念有炉火的温暖,怀念有母爱的温馨。捡拾记忆中那些温暖的片段,在这个浅冬里慢慢地煮,慢慢地品……让那些美好的回忆在光阴里沉淀,在心间里收藏。

一夜秋风枣儿红

□ 管淑平

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秋天是果木飘香的旺季,清甜的梨、香脆的板栗、诱人的柿子……然而,在众多的水果中,甜香的枣,可谓是颜值与气质兼具的佳品。

我读大学时,校园东边正好有一片小果园,面积虽然不大,却给人一种郁郁葱葱的感觉。果园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,春夏秋冬依次交替,果园中的风景也各不相同,最值得一说的当属果园中的枣树了。

欣赏过春日的花事,品尝了夏日里的杨梅与黄杏,转眼间,天高云淡的秋天也如预约好了似得悄悄地赶了上来。果园里的枣儿也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枝头,有青的,也有半红的,青的是温润碧绿的绿宝石,红的是色泽明亮的红玛瑙,红中带着青,青中藏着红。还有的,是腼腆的少年郎,正微微地露出半个儿头来,风过处,诱人的枣儿,一簇一簇地笑弯了腰。

深秋时节的枣树是最美的。只见身形不高的枣树,葳蕤地呈现在人们眼前。树干挺拔,枝条自然地舒展,犹如楚楚动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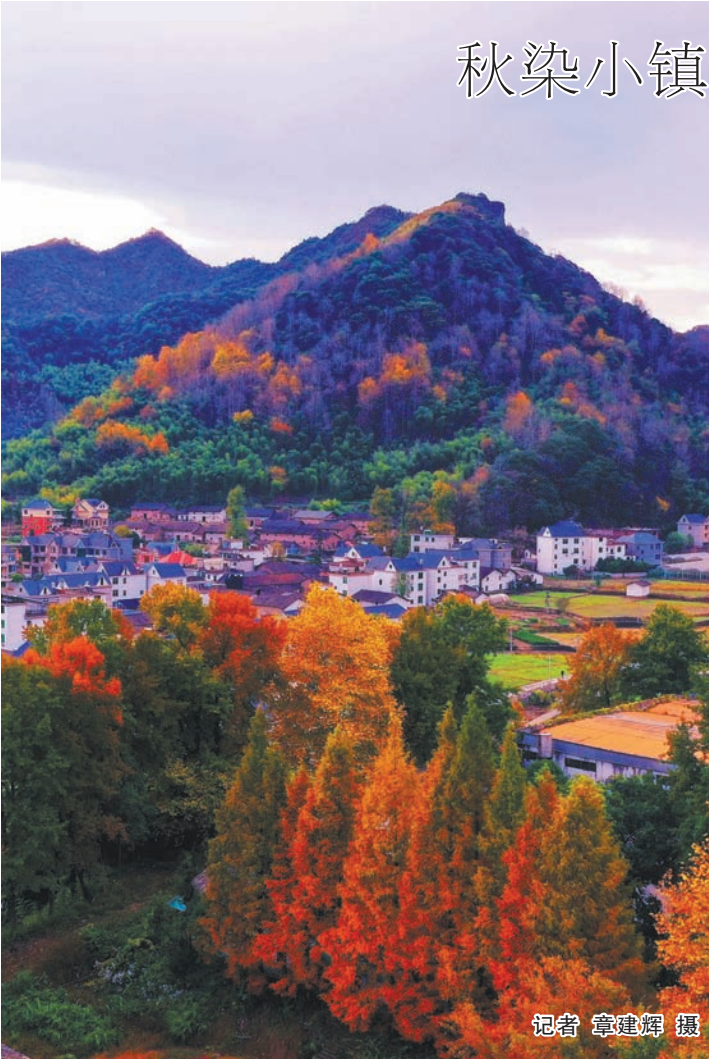
的女子。树形整体平实而圆润,活像一位体态丰盈、面容祥和的妇人。最是那一株株灿烂的红,红得如出墙来的红梅,红得让人心动。阳光斑驳地洒下来,它们不知不觉中便成了舞台上的主角。阳光温柔以光芒,风儿轻轻若流水,一树树的枣儿翩翩起舞,最红了脸颊。

树上的枣儿结得特别多,一定是那急切的雨儿或爽朗的风儿呼唤来的。一个挨着一个,一枝垂挂着一枝,一簇簇、一团团,排山倒海般地向着秋天围裹而来。小小的、红红的枣儿挂满了枝头,宛如一盏盏挂着的红红的小灯笼,把秋天的浪漫与诗意又推向了一个梦幻的境界。叶儿是梦中穿着绿轻纱的小精灵,它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身躯呵护着那正“燃”得愈来愈红的小灯笼们。秋日的柔软如糖,香甜的枣儿就是甜到忧伤的一颗颗。

作为“五果”(桃、李、梅、杏、枣)成员之一,大枣在中医药学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据《药性赋》记载:“大枣,味甘平,性温,无毒,色红而明润。降也,阳

也。其用有二:‘补气助脉强神;大和脾胃。’常用此和药性以开脾。”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过明确的文献强调大枣的药用价值:“润心肺,止嗽,补五脏,治虚损,除肠胃癖气。”作为药食同源的大枣真乃人间佳物。

古代的文人常寄情山水,临流水而赋诗,对着草木以抒怀,对于颜值与气质兼得的大枣当然也是颇为喜爱的。“秋来红枣压枝繁,堆向君家白玉盘。甘辛楚国赤萍实,磊落韩嫣黄金丸。聊效诗人投木李,敢期佳句报琅玕。嗟予久苦相如渴,却忆冰梨熨齿寒。”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从大枣的色泽、形状、味道着笔,对枣的喜爱之情可谓明了清晰,尤其是大红枣配上白玉盘,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然而我更喜欢的还是唐代诗人杜甫笔下的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”这两句,爬树千回,只为了吃到那树上的梨与枣,虽然给人以夸张之感,但诗人率真的性情却形象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我想,这份纯粹的情感,不仅仅是诗人的幸运,更是果木的幸运。



记者 章建辉 摄